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四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正月。壬申。

兩廣總督耆英奏。奴才現准閩督臣劉韻珂來咨。以𠸄國夷酋嘚吡時擬將鼓浪嶼先行繳還。領事記哩咘已在廈門擇有地基緣由。附片具奏。並咨奴才酌覈辦理等因。奴才查原定條約。議明俟中國分年銀項全數交給。該夷即將廈門之鼓浪嶼。定海之舟山。一併退還。並於善後章程內。重申要約。至為明切。本年五月閘德酋初來廣東。即有俟十二月銀項交足。鼓浪嶼先行退還之議。奴才以夷情叵測。今無故將鼓浪嶼先還。焉知不為異日緩交舟山地步。惟有堅

守條約。庶可杜其反測之萌。當覆以先還鼓浪嶼。固屬美意。但與成約不符。且鼓浪嶼既可先交。則舟山亦可遲還。反傷和好雅誼。不如俟乙巳年銀數全行交足。將鼓浪嶼舟山一併退還。更為直截了當。旋據該酋覆稱實為益增和好起見。並無別情。不必過於疑慮。奴才以該夷用意必有所在。言雖可聽。究難憑準。未敢遽行入奏。當經移咨閩浙督臣。先飭廈門地方官轉飭夷目擇定建房地基。視其作何舉動。再行酌辦。詎地基甫經擇定。該酋即有兵船撤退建房需時。伊國官商仍在鼓浪嶼租房居住之請。奴才思夷屋所費不貲。未必遽肯修造。且通商本在廈門。乃仍在鼓

浪嶼租住。雖非用強占據。究非實在退還。當覆以鼓浪嶼只准暎兵暫行駐守。與通商馬頭不同。撤兵之後。即應退還原舊居民。俾得及早復業。若因新屋建造需時。仍須租房居住。則厦門係通商馬頭。亦多可租之房。同一出租。何必舍此就彼。致違成約。該酋猶多方推託。不肯允應。復經犁往復駁辯。該酋理屈詞窮。近日復來照會。始稱厦門有合宜屋宇。方能移居。如不合宜。該領事即住港內本國師船。或暫回香港等語。臣已連次飛咨閩浙督臣。速飭厦門各官。轉飭該領事在厦門一帶地方。揀擇房屋。公平議租。須妥為照料。俾及早租定。免致有所藉口。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廈門夷情。均已覽悉。既據該督將鼓浪嶼租房一節。往復駁斥。並飛咨該省速飭於廈門地方。揀擇房屋。俾得及早租定。著俟該省咨覆到時。由該督酌量情形。轉咨妥辦。

耆英又奏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由驛遞到

詔書一件。奴才接奉之下。當查咪唎㗖夷使嚮顧喊業已回國。所有交涉事件。均係夷目哂嗎代為經理。臣隨飭即選道潘仕成於城外豫備公所。飭知哂嗎訂於十二月十七日前來。一面派委藩司黃恩彤恭齎

詔書。面交該夷目祇領。據該夷目稟稱伊國海濱荒陋。素知仰慕

天朝。今蒙
大皇帝頒賜
詔書。俾得奉為世守。感戴之餘。倍增榮幸。當敬謹寶藏。遇有便船。
恭載回國。交伯理璽天德祇領。
硃批。知道了。
耆英又奏。等前據咈囒哂夷使喇嗱呢請將學習天主教
為善之人。免其治罪一節。經奏奉
恩旨准行。竊查通商各海口。為番舶往來貿易之區。一切撫馭事
宜。必須從此入手。而夷人不敢擅入內地傳教。亦惟於其
進口之處。豫為防閑。是立法之初。必應由五口妥為辦理。

但事涉變通舊例。似應行知各直省。一體查照。方昭畫一。雖歷年以來。各省民人。因傳有天主教治罪者曾不多見。而究難保必無傳習此教之人。若辦理參差。轉覺未盡平允。奴才不揣冒昧。抄錄原奏。及欽奉

硃批。移咨各直省督撫將軍。遵照畫一辦理。

耆英又奏。琉球為

天朝屬國。素稱恭順。本年九月間。奴才在澳門。咈蘭哂夷使喇噂呢。即有求將中國所屬之琉球等國。准予據守之請。經奴才嚴加駁斥。該酋不復瀆求。今於本年三月間。有咈夷兵船駛至琉球洋面。事在喇噂呢未至中國以前。是否該夷使

蓄意已久。豫先遣往嘗試。抑或另有假冒別情。必須查明妥為辦理。當飭即選道潘仕成。設法查探。茲據該員稟稱。先向在澳寄居之咈夷咖嘠唎詳細詢問。並向該國商人隆鐸等查訪。稱有伊國兵船一隻。曾於本年三月間到琉球國一次。兵頭名咈呢路噗喇。船上礮位共三十餘門。水手兵丁共有三百餘名。其船於本年七月間已回廣東。並未復往。現泊尖沙嘴洋面。定於十二月內即回本國。此外亦無另有兵船前赴琉球之事。又詢以曾否將執事嘫嗰咖嘞通事粵五思旦二人。留在琉球。俱稱伊國實有此二人。其曾否留在琉球。則委係不知等語。查本年夏秋間。

據浙江江蘇撫臣闗浙督臣咨稱有咈夷兵船一隻兵頭名咈呢嘟嚂哴於本年三月間駛至定海洋面停泊數日旋赴上海四月間復回定海旋即駛至甯波五月間由甯波開行七月間駛抵厦門停泊數日即回粵省等情查嘟嚂哴與咯㗱㘓番音相通係屬一人乃以三字為姓其或加咈呢二字或加嘅嘱㗝三字則係稱名偶異或譯音不同與咪國夷使稱為顧𡁻而亦稱咖嘞顧𡁻事同一例其為即係琉球洛文內所稱之嘅嘱㗝咯㗱㘓無疑其船係於三月間由粵先赴琉球次赴定海計其行蹤時日亦相符合又咈夷於本年七八月間先後來澳共有兵船八隻

計赴琉球之船。即在其內。續採聞各船俱已漸次回國。今惟有路嘆喇一船。停泊尖沙嘴洋面。其所稱即行回國及並無另有兵船前赴琉球等語。似尚可信。惟强留執事通事二人一節。尚未查有確據。咈思喇嘮呢妄行求請之時。經咈嚴加駁斥。該酋無詞可辯。現在探查路嘆喇兵船由琉球駛回粵省。並無復往。此外又別無兵船前去。似其覬覦之心已息。諒不至再生事端。縱以傳習天主教為由。强留二人在彼。該國既不遵奉其教。似亦技無所施。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韻珂等奏。接准琉球國王咨。有佛嘝哂國船一隻。駛至該國。强留執事通事各一人。並稱數月後。另有

大船前來等語。當經諭令耆英確查具奏。茲據奏稱咈夷咯噗

喇一船。探明上年三月間。到琉球國一次。七月間已回廣東。並

未復往。十二月即回本國。此外亦無另有兵船前赴琉球之事。

琉球臣屬天朝。素稱恭順。該國因見有咈船懇請查辦。不容置

之不問。現既探明咯噗喇兵船回國。並無續往之船。是其覬覦

之心已息。自可彼此相安。不至再行滋事。惟所留執事通事二

人。尚未查有確據。仍著耆英隨時察訪。並俟今春喇嘮呢到粵。

設法探詢。如果該執事等尚在琉球。務須勸導該酋。令將所留

之二人撤回本國。以期永久相安。方為妥善。

癸未。閩浙總督劉韻珂奏。臣等接據興泉永道恆昌等禀

報。本年十一月初二日。有嗬嘯國夷船一隻。駛至廈門。次日。即據該夷目啁咈嘚登岸謁見。據稱因西洋各國。均准五口通商。伊等先未到過各口。故自香港起程。至上海寗波轉至廈門。查看馬頭。及各處貿易情形。以便載貨前來銷賣。並無他事。現在船內亦未帶有貨物等語。其詞色禮貌。均極恭順。該道等旋即親至其船。察看該船共載夷官七名。夷兵七十二名。夷礮十四門。餘無別物。至十二日。該船即開駕出口等情前來。臣劉韻珂查前據浙江寗紹台道等稟。有嗬嘯國夷船一隻。於十二月十三日。駛進寗波停泊。至二十五日。起碇開行。其夷目譯名嚕噠嚜。今與泉

永道所禀到厦之咈嘣夷目。譯名呞咈啰。彼此雖屬未符。但其船俱屬兩桅。且船内裝載夷官夷兵夷礮數目。浙省所查。與閩省所驗。種種脗合。是十一月間至閩之船。即係十月間在浙之船。其夷目名字互殊。自因各以土音繙譯。故致參差。該夷目因五口准予通商。是以前來查看。現在其船業已開行。情形極爲靜謐。並無别故。至厦門照常貿易。來往夷船。多寡不定。大約總在十隻以内。福州亦間有一二船出入。自前此咪唎堅國貨船一隻。售賣洋布胡椒等貨一次之後。並無另有夷船開市。華夷均屬相安。

硃批知道了。

兩廣總督耆英奏。甲辰年撫夷銀兩分兩次兌交。前經臣等將六月兌給一半銀數日期。附片陳奏在案。茲應交十二月一半銀二百五十萬圓。經臣等先行照會夷酋德呩時。仍照上次交銀成案。每洋錢一圓。合紋銀七錢。折合紋銀一百七十五萬兩。屆期兌收去後。旋據該酋派委夷目至省請領。經藩司黃恩彤派員將前項銀一百七十五萬兩。於十二月初二日起。至初十日止。陸續兌交清楚。取有夷目收領字狀。再查乙巳年應給撫夷洋銀四百萬圓。折實紋銀二百八十萬兩。總計粵海關稅餉。自本年正月二十十六日起。至十二月十七日止。已准開報。共收過稅銀二

百零二萬五千餘兩。距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關滿之期。尚有三十餘日。屆期約可徵收稅餉銀二百數十萬兩。除已歸甲辰年撫夷項下支用外。尚存銀一百餘萬兩。益以來年徵收之數。是撫夷一項。可期有贏無絀。似可無庸另行籌撥。

硃批户部知道。

三月。乙丑。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程矞采粵海關監督文豐奏。竊照西洋諸夷來粵貿易。除大西洋寄居澳門不計。此外舊准通商者。共二十國。近年以來。惟咈蘭哂、嗬囒、呂宋、咪唎㗸、嘆咭唎、港腳諸國。歲有貨船駛到。其餘雙鷹

比利時諸國。或數年一至。或多年不至。統計舊准通商各

國。實已減去十之六七。溯查嘉慶十年。有哦囉嘶國商船

一隻。改名𠯿咟國。來粵求市。經前任粵海關監督延豐具

奏。欽奉

諭旨。將來澳門等處。如再有此等外洋夷船。向未來粵者。其懇請

貿易之處。斷不可擅自准行。總當詳細詢明。暫令停泊。一面奏

聞。候旨遵行等因。欽此。迨道光四年。又有啞㗭國商船二隻來

粵。復經前督臣阮元等援案具奏。奉

旨暫准貿易。以示體恤。嗣後不准再來通市等因。欽此。欽遵各在

案。茲據吡嚁咟喀國領事蘭瓦呈稱。伊國前百年間。曾來

天朝貿易。嗣遭國難。遂以中止。今聞
大皇帝恩施各國。心殊仰望。冀得一視同仁。並邀曠典。是以國王
遣伊前來。將五口貿易章程。一體頒發。俾得同霑
德澤等因。並接咈囒哂夷使剌萼呢來信。內稱吡嚟咀喀國領事
蘭氏。經該國王遣令前來。冀邀一例通商之典。因久未往
來。不敢遽進。況伊代為薦引等語。臣等以從前通商並無
吡嚟咀喀之名。惟有比利時國。字音相近。是否係屬一國。
當飭即選道潘仕成。密派通事。向各國夷商詳加詢訪。旋
據查明。該國即係曾經來粵通商之比利時國。與咈囒哂
結為婚姻。同在歐羅巴部落之內。稟覆前來。伏查吡嚟咀

喀國既係曾經貿易。今領事蘭瓦求請一例通商。本與峨囉嘶啞啉等國之向未來粵者。情節迥異。似尚可俯允所請。以示懷柔。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夷目來澳求市。請旨辦理一摺。據吡嘝咀喀國領事蘭瓦呈請貿易。有佛嘝哂夷使喇噶呢來信代為薦引。並查明該國即係曾經來粵通商之比利時國等語。該國停市已久。此次應否暫准貿易。所請五口貿易章程。應否一體頒發。著該督體察情形。悉心妥酌辦理。至該督前次奏稱查探佛夷路噗嘞一船。曾到琉球國一次。嗣經駛回廣東後。即回本國。其所留執事通事二人。尚未查有確據等語。現在是否尚在琉球。

抑已回本國。務須訪查的確。據實覆奏。再前據劉鴻翱奏。咪唎
堅立國甫六十年等語。是否確實。著該督就近查詢。一併覆奏。
四月。乙巳。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州將軍敬斆。福建巡撫劉
鴻翱奏。暎夷所派福州領事官李太郭。於上年五月間抵省。即
經臣等與藩司徐繼畬督飭地方官。在城外南臺地方。代
覓民房一所。給令租住。該夷一住數月。意甚相安。至九月
間。夷酋噫德哌嗬至福州查看馬頭。徐繼畬出城與之接晤。
該酋即以李太郭住屋卑陋為言。及噫德酋去後。徐繼畬接
據李太郭函信。懇於城內白塔寺附近地方。代租房屋。俾
其移寓。臣等當查江南原議和約。雖載有暎國領事等官。

住在廣州福州之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等語。惟並未指明城內。且白塔寺地居省會之中。民居稠密。一旦該領事移入居住。輿情是否相安。自應詳加體察。再行酌辦。未便遽准。其時紳民李有年等亦已聞知其事。即聯名赴藩司衙門呈請諭阻。當經該司將民情不順緣由。向李太郭曉諭。飭令地方官在南臺為之另覓房屋。一面移請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耆英諭令嚏德酋轉向李太郭阻止。耆英於未接臣等移咨之先。已在粵接有嚏德酋照會。聲稱李太郭住宅卑陋。該大臣咨令臣等代為另覓。節經臣等飭令地方官在南臺覓得寬大民房數處。引令李太郭前往相度。該

領事總稱不合其意。旋又以城內烏石山積翠寺地勢偏僻。與白塔寺不同。該寺現有空房數間。軒爽高敞。欲圖租賃居住。向藩司殷殷懇求。臣等與藩司再三固拒。而李太郭以城外恐有水火盜賊之虞。堅求入城。詞意激切。時𠽖酋復以伊不便諭令李太郭住於卑宅等詞作覆。經耆英轉行咨會。李太郭遂偕夷官一人。於上年十二月間。向積翠寺僧人租房數間。移入居住。臣等復備文向耆英咨商。茲據該大臣來咨。令臣等察看情形。自行辦理。臣等復查福州海口。緊傍南臺。此時𠯈夷如在口開市。則其所派之領事。自應令在南臺棲止。庶可彈壓夷眾。經理通商。茲自

上年五月。李太郭到後。時已九月有餘。並未通市。該國貨船來者絕少。即偶來一二隻。亦因民間無人與之貿易旋即他往。該領事並無應在城外查辦之事。亦無應須責令彈壓之人。其住城內與住城外。係屬同一閒居。本無二致。臣等當該領事初請移入城內之時。因其所指之白塔寺地方為居民萃聚之處。誠恐華夷錯雜。未克相安。是以未經允准。並咨請耆英行令嘚酋諭阻。冀其聽從。詎該領事另議租住積翠寺。其地乃城市中之山林。寺屋建於高阜。山下毗連城垣。居民互相隔絕。並無華夷錯雜之嫌。而臣等前請耆英轉飭嘚酋諭阻。該酋又以未便向諭致覆。臣

等細察該夷。性最固執。此時驅之愈力。則彼拒之愈堅。必致徒費脣舌。且原議和約內。所載領事住於五處城邑一語。並未分别內外。令臣若必令在城外居住。更難保該夷不以臣等違約。反脣相稽。彼時愈覺難與辯論。中國現在之所以駕馭該夷者。全憑和約各條。向其裁制。各省必須一律堅守。方可示誠信而期折服。設中國於原約稍有參差。則該夷他日别有要求。反得援引藉口。於大局所關非淺。查該領事自移寓後。業經兩月。情極馴順。未嘗輕自出入。民間見其如此。亦無猜忌。臣等細加籌畫。應即准其暫在積翠寺租住。以符原約。而順夷情。當將准令在城居住

之處。向李太郭曉諭。該領事極為感激。稱謝無已。前月杪。李太郭經嚒酉調赴廈門。將去歲派至廈門之領事亞利國改赴福州。臣等飭令藩司復向撫諭。亞利國亦復感謝。現與帶來之夷官一名。及其妻婦二口。並與李大郭同來之夷官一名。均在積翠寺居住。至廈門該夷住處。自去歲領事呢哩啼前來開市之後。即經興泉永道恒昌等飭令選擇。該領事欲仍在鼓浪嶼居住。多方推託。臣等以鼓浪嶼乃應行繳納之地。不能任其久占。疊飭該道等反覆開導。並經耆英向嚒酉曉諭。嗣因嚒酉有甲辰年銀款交清。先將鼓浪嶼繳還之說。呢哩啼始於上年七月間。在廈門

擇得官荒二處。為建造夷館之所。並以房屋營造需時。鼓
浪嶼繳還後。原在嶼居住之夷官人等。仍須在嶼內租屋
棲止。俟新屋造成。再行遷出。十月間。噫酋至廈門查看馬
頭。所言亦復相同。並稱俟伊回粵後與
欽差商酌。當經臣等附片具奏。一面移咨耆英酌覈辦理。並飭興
泉永道等。催令吧哩啼在選定處所。蓋建房屋。吧哩啼旋
即回粵。與亞利國至廈。接充領事。後又託故遷延。時耆英在
粵。亦與噫酋再三辯論。並勸令在廈租房。該酋以必須廈
門有合宜屋宇。方可移居之言具覆。耆英移經臣等檄飭
該道等速為選擇。詎亞利國任意挑剔。雖有整齊潔淨之

房。悉皆目為湫隘。不肯向租。其意欲內地民人。在廈代建夷館。給令賃住。以省工本而獲新居。以致多方刁難。臣等察出夷情。因思鼓浪嶼之繳還。必須廈門建有夷館。廈門之夷館。一日不定。則繳還鼓浪嶼之事。亦一日不了。縱使夷兵撤退。而夷官等仍留嶼內。則繳還與不繳無殊。不特墮𠻘哩咘前請在該嶼居住之計中。且與原議和約相悖。殊非制馭外夷之策。查亞利國欲華民代建夷館。伊止出錢租住。其情雖屬貪狡。但民間建築室廬。租給他人居住。事所常有。不妨倣照辦理。庶在彼可省建造之貲。在民可收租房之利。於事可為兩便。且鼓浪嶼境土。俱可按籍

收回。不留一夷在內。於彊事更有裨益。當即遴委幹員馳往厦門。與該道等訪求代建夷館之人。一面向亞利國據實告知。諭以如果有人出而承造。伊每年租銀必須加重。俾承造者不致虧累。該領事深為感悅。願出重租。至本年正月間。即據該道等招得該處誠實匠頭。情願集貲代造。並據亞利國以咙哩咘前擇官荒各處。地勢空闊。恐遭竊劫。懇為另擇妥便之區。復經該道等帶同亞利國勘有興泉永道舊署餘地一段。自兵燹之後。廢為瓦礫之場。可以建屋。當據亞利國繪具屋圖。交匠頭照圖營建。覈計工料等項。須番銀九千圓。亞利國願每年出租銀九百圓。並願

先付兩年租銀。以助繕造。議俟新屋造成。該領事即率同
該國官商。遷入居住。將鼓浪嶼全境。交還中國。不敢再行
逗留。該道恐其復有反覆。令亞利國將所議各情。備文照
會。俾有證據。亞利國即遵諭出給文書。該道等將查辦緣
由。錄具亞利國原文。稟送臣等查覈。辦理極為周妥。其亞
利國文內。語意亦皆堅確。似不至再有更變。臣等即飭該
道等轉飭該匠頭趕緊興工。約計兩三月即可竣事。前月
亞利國來省。李太郭赴廈。復經藩司向該二夷三面要約。
李太郭聲稱照亞利國原議辦理。不敢復有異議。察其情
詞。亦屬切實。可無他慮。至鼓浪嶼夷兵。上年十二月閒。先

已撤去一隊。彼時亞利國已請將空出民房交還。臣等以其零星繳還。與原約不符。且其時廈門夷館未定。誠恐該夷另有詭謀。未便准行。當飭興泉永道諭令各民人暫緩復業。以免他弊。至本年二月十五日。夷兵皆全行撤退。惟夷官夷商五人。因廈門夷館。甫經興工建造。仍住嶼內。所占民房。僅止數座。餘屋盡皆空出。經興泉永道委員前往查點。交出地保看守。並因該夷懇求撥兵防護。移經水師提臣竇振彪派委守備一員。帶兵六十名。赴嶼駐守。惟查該嶼夷兵先已全退。夷官等亦不過在彼暫住。不久即當遷出。所有該處居民。流離已久。本可即令復回故土。但人

數較多。其中強弱不一。自二十一年被兵後。該民人等失業數年。今於該領事等未還以前。即令全數搬回。設有不逞之人。挾嫌尋釁。妄圖報復。難保不另起事端。自應詳查妥辦。以昭慎重。臣等復飭該道等察看民情。如果並無懷仇圖報之心。自可即令歸業。否則將距各夷住處較遠之民人。先行遷回。其餘仍令暫緩。以期始終綏靖。㖆夷情既詭詐。性復貪刁。控馭稍未合宜。無論或抗或卑。皆難折服。惟有恪遵原約。本誠信以杜其鬼蜮之謀。熟察事機。示變通以馴其桀驁之氣。庶足免枝節而靖邊隅。現在福州廈門兩口。該夷均有住處。福州並未通市。鼓浪嶼夷兵已退。

不日即當收復。可以上慰

宸懷。

硃批。只可如此辦理。

六月。癸巳。浙江巡撫梁寶常奏。據甯波道府稟稱。據鄞縣鎮海二縣稟報。四月初七日。有𠸄國陸路提督達其拉。水師副將敏德。乘坐定航船一隻。駛進甬江。在領事囉㗚喃寓所停歇。該道與之往來接見。情詞極為恭順。據稱伊等乘坐兵船。從香港開行。駛抵定海。雇坐航船。來甯查看通商馬頭。並無別故。暫停數日。即回定海。由福州一轉。仍返香港等語。旋接鄞鎮二縣稟報。該夷官仍坐航船。於初十

日開行回定等情。此外夷船。截至五月初五日止。停泊七隻。多係由上海返棹空船。民夷均極安帖。

硃批。知道了。

甲午。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竊

臣等於四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五年。

三月初四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夷目來澳求市。請旨辦理一摺。據稱咣嗹咁喀國領事蘭旦呈請貿易。有彿囒哂夷使喇嘮呢來信。代為薦引。並查明該國即係曾經來粵通商之比利時國等語。該國停市已久。此次應否暫准貿易。並所請五口貿易章程。應否一體頒發。

著該督體察情形悉心妥酌辦理至該督前次奏稱查探咈夷

咯嘆㘎曾到琉球國一次嗣經駛回廣東後即回本國其所留

執事通事二人尚未查有確據等語現在是否尚在琉球抑已

回本國務須訪查的確據實覆奏再前據劉鴻翱奏稱咪唎㗇

立國甫六十年等語是否確實著該督就近查詢一併覆奏欽

此伏查咪唎㗇國介在㖊咭唎咈囒哂二國之間素稱

微弱商船為數無多於夷務尚無關輕重今既遣領事蘭瓦求

請照舊通商情詞甚屬恭順似未便拒其所請致抱向隅

西洋諸夷來粵貿易惟咈囒哂㖊咭唎咪唎㗇三國設有

領事其餘如荷囒呂宋大尼黃旗港𨚗瑞典諸夷間有貨

船駛到。多係由各國領事。代為報驗輸稅。該夷等衣服言語面貌。小異大同。其究係何國之人。實亦無從深考。茲若將蘭瓦嚴行拒絕。難保其不潛附他國。仍來貿易。轉不足以示懷柔。且既據咈囒哂夷使代為請求。尤應藉事羈縻。俾該夷等同深感戴。查蘭瓦現在小呂宋聽候

恩旨。約計五月內。即與喇噶呢一同來粵。擬俟詢查明確。即將五口貿易章程。一體頒發。以廣

聖主寬大之仁。其咈夷曾經駛往琉球路噗啁一船。於去年十二月間。駛出澳門。探聞已回本國。惟所留執事通事二人。是否仍在琉球。現飭即選道潘仕成。向住澳咈夷咖喀喇詳

加詢訪。該夷亦不能確有見聞。容俟喇咢呢回粵。再行查

明。酌量妥辦。至前福建撫臣劉鴻翶奏稱咪唎㗼立國甫

六十年一節。臣等查咪唎㗼本係極西一大洲。與中國晝

夜相反。土曠人稀。明以前無知其地者。宏治年間。有伊大

理國人。名亞墨理哥者。始至其地。創造室廬。漸成聚落。遂

名其地為亞墨理哥。又名亞美利加。又名咪唎㗼。皆因番

音相近。致稱名不無譌舛。泰昌年間。復有𠸄咭唎人數百。

徙往居之。遂名其地為新𠸄咭唎。萬歷年間。有嗬囒國人

據其南方。名新嗬囒。我

朝順治年間。復有咈囒哂人據其北方。名新咈囒哂。旋被𠸄

咭唎逐去二國之人。據其地為屬國。迨後生齒漸繁。開闢日廣。共有二十六部落。乾隆年間。嘆咭唎欲向加徵稅餉。民弗聽。嘆咭唎徵愈急。且脅以兵。土人怒。共立華𠸄頓為統領。合各部落為一國。名合省國。不受嘆咭唎約束。嘆咭唎討之。相持七八年不下。佛蘭西復出兵助之。嘆咭唎不得志。乾隆四十九年。遂與平。聽其自為一國。此咪唎㗸立國之大概情形也。其國北界與嘆咭唎鄂羅斯相近。南界墨息哥國。東界壓瀾的海。西界太平海。民俗重農事。喜工作。土產以棉花為大宗。兼擅鹽鐵之利。洋布呢羽之類所出頗多。又最重貿易。故來粵貿船。嘆咭唎居什之七。咪唎

噬居什之三。與咈囒哂最稱和睦。與嘆咭唎外相交而內相忌。其立國雖不過數十年。而地廣民勤。物產豐殖。故西洋諸夷。與嘆咭唎咈囒哂並稱強大者。惟咪唎噬為較著。而咈囒呂宋等。雖立國在前。轉不及該國近日之形勢也。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據稱吡嚁吅喀國商船。為數無多。今既遣領事蘭氏求請照舊通商。若嚴行拒絕。難保其不潛附他國。仍來貿易。且據咈囒哂夷使代為請求。正可藉事羈縻。俾該夷使等同深感戴等語。該國領事蘭氏。現在小呂宋候旨。五月內即可赴粵。著俟詢查明確後。即將五口貿易章程。一體頒發。以示懷柔。其咈夷曾經駛往琉球遊嘆嘲一船。據該督查明於上

年十二月間。駛出澳門。已回本國。惟所留執事通事二人。是否仍在琉球。著侯喇嘽呢回粵。密查確切。再行具奏。
耆英等又奏。再該夷使喇嘽呢因換約事竣。擬赴江蘇閩浙各口。查看貿易情形。據稱坐駕商船前往。並不勞動地方官長。惟夷性難料。全在隨時隨事。撫馭合宜。臣等現即飛咨各口。該夷使到日。如果不見動靜。該地方文武自可置之不問。如遇有通問求見等事。必須相機接待。勿使稍生疑釁。至强留執事通事二人在琉球一節。詢據喇嘽呢聲稱係伊未到粵省之先。兵頭嘶哂嘚遣人前往。今既與中國定好。伊於前赴通商各口之便。即當將該二人撤回。

以後斷不再令前往等語。揣其情狀。實因琉球為海中一島。意存覬覦。故於未到中國之先。即遣人豫行窺探。上年九月。復以准其占踞為請。經臣等再三駁飭。謀始中止。今既據稱即將該二人撤回。斷不再令前往。似可不致另有他虞。並據稱尚有文書一件。續即送來。俟接到後。當即據由飛咨閩粵督臣。轉咨琉球國王知照。

諭軍機大臣等。上年據劉韻珂奏。咈囒哂有船駛至琉球。強留執事通事各一人在彼等語。當經降旨。令耆英確切查明具奏。茲耆英奏稱。詢據咈酋喇嘩呢聲稱係伊未到粵之先。兵頭嘞哂唱遣人前往。當於前赴通商各口之便。將該二人撤回。以後斷

不再令前往。並稱尚有文書一件。續即送來等語。著俟書英將
該夷文書咨行到閩後。該督即轉咨琉球國王知悉。
七月壬戌。浙江巡撫梁寶常奏。定海洋面夷船。自上年奏
報後。截至五月底。仍泊船五隻。內中時有去來。亦間有駛
至寗波卸貨者。雖銷售無多。而民夷俱極安帖如故。項據
六品頂戴鹿澤長。會同道府稟稱。探得定海城內。帖有嘆
酋印示一張。告知舟山民人。本年十二月內銀項盡還。按
照成約。將弁兵退回。交還全島。並安慰居民。與嘆夷往來
者。由
大皇帝免其治罪等語。鈔送示稿一紙前來。臣查閱示內。語意恭

順。均與原定條約相合。雖夷情叵測。臨時收復之事。未敢遽以為據。而當退兵交地之先。豫告居民。加以慰藉。似尚信守成約。或無他意。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定海城內貼有𠹭酋印示。鈔錄示稿進呈。據示內稱。本年十二月內銀項盡還。即按照成約。交還舟山。將弁兵退回。並安慰居民。向與𠹭人往來者。全然免罪。嗣後大清下官。有勒索逼迫情事。將冤屈稟赴本大臣斟酌妥辦等情。該酋既肯將退兵交地之事。豫告居民。似尚信守成約。不致臨時反覆。即免罪一節。特為宣布。不過意存見好。亦尚與成約相符。至地方大小各官。無故勒索逼迫民人。中國自必嚴懲。何待𠹭

酋干豫。既係條約所無。且亦斷無令本處居民。將本管官向夷酋控告之理。其交地以後。該民別經犯法。自應由中國按律辦理。亦豈得藉口免罪之條。概置不問。至各省通商議定五口。定海交還以後。夷商赴浙。即應徑至寧波。償復向定海上岸往來。停泊船隻。甚或私行貿易。以圖漏稅。是兵船雖退。而又添一處馬頭。且成約所無。必當斟酌妥實。著耆英通盤籌畫。務於交地時。與該酋要約堅明。嗣後大局既定。彼此惟以信義為主。總須恪守成約。永遠遵循。毋令於條約之外。妄生他議。是為至要。

八月。甲午。福州將軍敬敫。閩浙總督劉韻珂。署福建巡撫

徐繼畬奏。廈門地方。前經招覓匠頭。代造夷館。喚夷出銀

租住。約定俟新屋造成。該夷即行遷居。將鼓浪嶼全境交還。於五月二十七日。將夷館一律建竣。該道等邀同夷領事李太郭至館逐一驗看。李太郭歡欣鼓舞。極為感謝。約定初十日遷居。屆期。該道等親至該嶼收復。李太郭即帶領各夷。遷入新館。將鼓浪嶼全境交還。該道等周歷查看。實無一夷留嶼。遂將空出民房。交保看守。咨呈提臣。將駐嶼兵弁。撤回歸伍。並出示招民復業等情。具稟前來臣等以該夷等既經遷入新館。自應將前據鼓浪嶼之兵弁撤退。其避居難民流離失所。已歷數年。亦應急為招回。俾安故土。全嶼戶口。前經臣等飭令查明。奏動款項。分別撫卹。

無庸再行查辦。仍批飭該道示諭該嶼民人。各釋前怨。勿再尋釁生事。

諭軍機大臣等。敬數等奏咦夷移寓廈門新館。鼓浪嶼全境收復一摺。覽奏均悉。該夷等既經遷入新館。鼓浪嶼前撥弁兵。應即撤回歸伍。其避居難民。亦應急為招回。俾令復業。該將軍等仍須督飭該道。妥為安撫。剴切曉諭。務令該嶼民人。各釋前嫌。毋得尋釁滋事。

戊申。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竊照。咈囒哂夷使喇嘮呢。因聞內地學習天主教之人。仍被地方官查拏。忽生枝節。遣令夷目咖喀喇到省請見。呈出

文書一件。內係請將習天主教何者為善。何者為惡。一一指明。並將原奏咨行各省。及將從前習教辦罪之人釋放。准中國習教之人。建造天主堂。以歸聚會等四條。當經臣等逐加駁斥。臣耆英於七月二十日。帶同委員候補道趙長齡。候選道潘士成等。前往虎門。與咈囒哂面議。俟有成說。再行具奏在案。茲臣耆英於七月二十一日。馳抵虎門。與咈囒哂面晤。該夷使仍執前說。再四請求。臣督同委員趙長齡等。力與辯議。該夷使性既桀驁。詞復譸張。狡黠情形。實為海國諸酋之最。迨經曉譬百端。剛柔並用。責之以信義。示之以至誠。諭以華夷情勢之不同。折以中國定制

之難詖該夷使理屈詞窮仍稱天主教係勸人為善地方

官不應混行查拏現在雖奉

大皇帝恩准免罪仍與未經弛禁無異伊實無顏回見國王約冊

即不必互換等語察其情詞甚為迫切實因所請未能滿

願又被他國嗤笑遂致積疑生嫌釁羞成怒若不稍為籠

絡决裂即在目前殊於撫夷全局有礙查該夷使所請各

條如習教之人辨別善惡一節雖與原奏尚無違悖但為

惡之類多端要在隨時查察酌予懲創若一一指明則凡

未經指出者均不得復加禁制不惟掛漏難免亦且趨避

滋多將來辦理種種窒礙斷難准行又如習教辦罪之人

概予釋放一節。無論情罪各有重輕。未便一律原宥。且

赦典出自

特恩。非臣下所敢瀆請。豈容海外夷使。妄有干求。究於體制未協。均經臣嚴加拒絕。不復稍留餘地。惟所稱伊等天主教規矩。只有按期會同禮拜。供奉十字架圖像。誦經勸善。乃係一定功課。舍此別無習教為善之事。今既奏明准將習教為善之人。免其治罪。則凡教中規矩。均所不禁可知。若復行查辦。豈非與原奏不符等語。所言尚近情理。就所請各條。熟權輕重。亦惟此條尚可准行。惟是習教之人。散在各省。若准其聚會。則流弊滋多。況近年以來。白蓮八卦等教。

屢經懲辦。而青蓮教復正在查拏。儻聞知天主教奉有免罪新例。因而詭託其中。尤不可不豫防其漸。當復與該夷使議定。中國習天主教為善之人。供奉十字架等項。既係教中規矩。自可毋庸查辦。其設有供奉天主處所。亦可聽從其便。但將招集遠鄉之人。勾結煽誘。並不法之徒。藉稱習教。結黨為非。及別教之人。溷跡假冒。俱屬有干法紀。仍各按舊例治罪。如此明定限制。庶地方官易於稽查。流弊不致叢生。該夷使初尚瀆辯。不肯應允。復經臣與委員等反覆開導。始行勉從。惟懇速為咨行各省。並請鈔發諮稿。以便回覆國王。並免他國嘲謗。臣以夷性多疑。恐其遲

則生變。隨定稿鈔給閱看。以示不欺。該夷意甚怏怏。然無可置喙。旋於二十三日。齎到該國寄來約冊。查閱冊內各條。並無更改。繫有該國主印信。當經彼此互換。臣復宣布

天恩。優加撫慰。該夷使等始各鼓舞歡忭。僉稱約冊已換。自當永遠遵守。不敢有違。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咈夷已就範圍。約冊亦經互換一摺。覽奏均悉。此次夷使喇噚呢。因聞內地學習天主教之人。仍被查拏。恐生枝節。經耆英奏明前往商議。茲據奏稱馳抵虎門。與喇噚呢面晤。該夷使仍執前說。再四請求。經該督會同趙長齡等。力與辯議。該夷使理屈詞窮。仍稱天主教實係勸人為善。不應

混行查拏等語。察其情詞迫切。迭經該督曉譬百端。於曲示籠絡之中。寓嚴加拒絕之意。所請各條。如習教辨別善惡及習教辨罪之人。概予釋放兩條。均已據理駁斥。惟所稱供奉十字架等項。既係天主教規矩。自可毋庸查禁。其設有供奉天主處所。亦可聽從其便。但不得招集遠鄉之人。勾結煽誘。並不法之徒藉稱習教。結黨為非。及別教之人。溷跡假冒。俱屬有干法紀。仍各按舊例治罪。現在該夷使既已允從。該督業經定稿鈔給閱看。該國寄來約冊各條。亦無更改。並有該國王印信。當經彼此互換。所有現議章程。均已飛咨各省查照。嗣後該督等惟當宣示恩威。優加撫慰。內存防範。外示肫誠。期於悉泯詐虞。免致再

生枝節。是為至要。

九月。丁亥。

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接准朝鮮國王咨文。稱嘆夷船隻。屢次移泊該國境內。量山測水。情形叵測。並問答中有交易之說。請轉奏飭禁等語。朝鮮臣屬天朝。恪守藩服。非他國之比。嘆夷自定約以來。一切章程。均應遵守。何得復至天朝屬國。別生事端。即云為貿易起見。該國轄境無多。民貧地瘠。亦復無利可圖。着耆英即將此項情節。詳詢嘆國使臣。究竟朝鮮所見之船。是否係嘆夷所遣。該酋是何主見。務須折以正言。婉加開導。令其心服。嗣後總當恪遵成約。彼此相安。不得復任兵船游奕該境。致滋

鷙擾。以明天朝綏柔藩封之意。

十月。申刻。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查舟山鼓浪嶼准噗夷暫行留兵駐守。屆期交還。先經臣耆英臣黃恩彤與夷酋噗鼎喳議定。疊次載入約冊。至為堅明。該國將噗鼎喳撤回。另派噫嚦時前來接辦。臣等慮其或有更張。當經將噗噫二酋。招至虎門。與之三面言明。重訂前約。迨噫酋欲將鼓浪嶼先行退還。其詞極為馴順。惟夷情叵測。誠恐其先還鼓浪嶼以為藉口遲交舟山之地。復經備文指明。豫杜反覆。該酋惟稱固守和約。並無他意。本年七月間。接據該酋文稱。有自伊國駛來兵船數隻。分赴各口。停

泊稽查貿易。即經委員察探。共有火輪船五隻。巡船六隻。
於八月十一十三十四十五等日。先後駛到尖沙觜洋面。
寄泊。雖據該商豫行報明。而兵船多隻。連艅而至。形跡究
屬可疑。當復飭據大鵬協副將王鵬年。九龍巡檢許文深。
就近探得。該國新到巡船內。載有夷屍二百餘具。業經運
至裙帶路。附近中灣地方掩埋。係與嚥呞國打仗被彿蘭哂
兵船合力攻擊。以致傷斃夷兵多名。當查嚥呞國。即嗎𠼤
國。又名文萊國。距咖喇吧不遠。順風十餘日。即可到粵。復
飭澳門縣丞張裕。向澳夷詢訪。亦稱㖞夷因圖占文萊國
埠頭。致相攻殺。屬實是該夷兵船。係由嚥呞國駛來。尚非

無因而至。似不致有他虞。又據即選道潘仕成訪有香港新聞紙一件。係夷商編造刊刻。內稱福州固非伊等所能御。即廣東地方。比之昔日未爭戰時。尤為掣肘。當日定議條約。何不言明留鼓浪嶼舟山二島。俟各要款均皆遵行再行退還。乃僅作為保交銀款之據。係為中國所愚等語查前定通商善後各條約。本為約束夷商。俾免漏私生事當時屢易其說。始與嘆酋議定。而夷商多有以為不便者且粵東風俗強悍。在粵夷商。往往被民人蔑視。氣不得舒新聞紙所載各情。正係夷商意中之事。深慮衆論囂鼓。致噫酋藉為挾制之端。則不特定海難於如約。恐鼓浪嶼亦

未必即還。深為可慮。旋接閩省來咨。鼓浪嶼全島業經交還。則舟山似亦不致爽約。或新聞紙係屬夷商等臆撰之詞。不足深信。正在確查間。接據噶酋來文。又稱交還舟山後。不可准他國占據。並約臣耆英前往會晤面商。竊思舟山雖定海之一隅。而既經交還。斷不致給與他國。現在各國亦並無求給舟山之事。揣度其意。或因與咈夷夙有怨嫌。而咈夷又有協助中國共擊暎夷之說。此次該國夷使喇啰呢來粵。臣等屢與接晤。該酋疑及中國用以夷攻夷之策。或暫留咈夷駐兵舟山。因而豫先訂明。免遭牽制。否則各夷中實有覬覦舟山之意。曾向該酋微露其端。抑或

該酋另有所聞。均未可知。臣等再四熟商。似應乘其請見
訂期前往。籍詢各情。再行相機妥辦。總之該夷自來狡黠。
其一切舉動。俱難深信。惟明定要約。以折其心。善撫各國。
以攝其氣。妥慎衡權。因時操縱。可使俛首就範。永遠相安。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察探夷情。覽奏均悉。㖒夷此次寄泊之
船。雖據探明係由嘸吋國駛來。惟該夷素屬狡黠。安知非別有
奸謀。且閱其來文。有交還舟山後。不可准他國占據之語。固因
其國與咈夷夙有嫌怨。恐其協助中國。與之為難。是以豫先訂
明。免遭牽制。然其新聞紙中。所稱欲留鼓浪嶼舟山二島。俟各
要款均皆照行。再行退還等語。似深悔前次交還之議為非計。

或藉此起釁。為將來要挾之端。亦未可定。該督等總當就該夷詭譎性情。代為設想。凡此後或妄有所請。別生希冀之處。層層臆度及之。應如何據理駁斥。不令藉口生事。庶成竹在胸。免致臨時又費脣舌也。該督接見該酋時。惟當固守前約。以折其奸萌。布示公誠。以釋其疑慮。務使曉然知中國並無暗相圖謀之意。亦以杜該夷潛行窺伺之私。庶可永遠相安。不致另生枝節。至粵省近海各處。仍當督率地方文武。慎密嚴防。以期有備無患。

辛酉。兩廣總督耆英奏。再前接嘆咭唎夷酋德庇時來文。約臣定期定地會晤。茲復據該酋文稱。如臣前往香港。尤

所甚願等語。臣查咪唎㗔夷使瀕𡁷。咈嘣哂夷使喇噶呢。先後來粵。臣均赴澳門與之接見。並曾經親詣香港。與𠸄咭唎夷酋噗㖷喳面定稅餉章程。惟噫吪哋到粵後。僅據噗㖷喳帶來虎門。與臣接晤一次。未免相形支絀。此次香港之約。該酋雖未敢固請。而其意不無冀望。自應畧與款洽。以繫其心。且定海將屆交還。其中外交涉各事宜。業經行之三年。規模麤定。尤須面晤該酋。詳加商訂。重申要約。方可經久遵行。免生枝節。臣即如其所請。定於十月二十一日起程。帶同委員趙長齡。潘仕成等。前往香港。

硃批。知道了。

十一月。庚辰。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臣耆英於十月二十一日。帶同委員趙長齡潘仕成等。由省登舟。行抵黃浦。適嘆嗹哌嗬遣夷目三人。駕火輪船二隻。前來迎接。當即乘坐前往。於是日駛抵香港。該夷蕭列隊伍迎入館舍。嘆酋於次日。率領夷目多人來見。執禮甚恭。據稱尚有應商各事。或在臣行寓。或在伊洋樓聽候酌定。臣即於是日帶同趙長齡潘仕成。前往洋樓。該酋屏去從人。祇留夷目𠺌嚐啦一人在側。臣告以本年應交洋銀尾數。業已備齊。可定期來取。舟山亦應如期定還。以符成約。該酋覆稱銀兩應俟届期再行清領。舟山必定如約交還。惟唉兵在

舟山數年。該處民人。多與往來。交還之後。乞弗深究。臣等

答以該處民人。皆

天朝赤子。和約內業經載明。凡係中國人與英人往來者。概准免罪。豈有舟山退還之後。將該處民人苛待之禮。當為出示曉諭。俾共釋然無疑。可以無庸過慮。該酋覆稱退交舟山。最有關繫。應派大官前往接收。方為妥協。臣思該夷占據舟山數年。現當交割接收。撫綏安輯。自不可稍涉率忽。必須熟習夷情之員。前往妥為辦理。查有現任江蘇常鎮道咸齡。前隨耆英辦理夷務。素為該夷所信服。當向該夷告知。擬派咸齡前往。接收舟山。如何。隨據該夷酋覆稱。咸齡

既係熟人。又係道員。實屬妥當。極為欣喜。復稱舟山一島

應請

大皇帝明降

諭旨。𠸄國退還之後。斷不再給別國駐守。因詢其何以慮及於此。

該酋惟稱奉有

硃批。以安本國人心等語。當諭以舟山本係中國土地。既經收回。

斷無給與他國之理。豈得以憑空懸擬。率登奏牘。況地歸

中國。應由中國主持。又豈外國所宜干豫。若代為陳奏。必

奉

大皇帝嚴飭。並恐他國聞知。轉生猜疑。於該夷尤為未便。復經趙

長齡潘仕成等再三曉譬。該酋始漸領悟。不復堅求。又稱
福州上海甯波等處。均准夷人入城。廣州事同一例。應請
准其進城。伊已奉有國主命令等語。查上年冬間。該夷議
欲進廣東省城。經臣往復諭阻。計公文往來不下十數次。
該酋無可置辯。始以稟明國主再議為辭。現又復理前說。
臣等以夷人來中國貿易。原無不准進城明文。惟在粵夷
人。向不入城。粵民風氣強悍。與浙江各省不同。若遽行允
准。或恐滋生他事。當即再三開導。該夷情詞堅執。並稱如
不應允。伊難以回覆國主。只可動兵等語。危言挾制。臣答
以身受

厚恩。畀以全粵生靈。汝若用兵。無非開礮轟擊。惟有身先抵禦。若

畏葸退避。上無以對

大皇帝。下無以對中外人民。該酋料難強逼。辭色漸和。仍稱此事

且俟他日再議。揣其情狀。難免希冀請求。惟有持以靜鎮。

相機妥辦。復又商論貿易諸事。均屬瑣屑。臣惟恪遵歷奉

諭旨。堅守條約。如約者即為應允。違約者概行駁斥。該酋均一一

聽受。並無異言。隨備夷筵。恭敬款待。又據該國水陸兵頭

等。更番邀請。臣亦置酒相荅。連日酬酢。該夷等均極歡洽。

臣與委員等隨時宣布

皇仁。用言開導。諭以中國既與該國和好。斷無暗相圖謀之意。嗣

後惟宜恪遵條約。安分貿易。諸事無庸疑慮。該酋等頗知

感激。均於席間舉觴蹈舞。恭祝

萬壽。情形似尚真誠。臣查辦事竣。即於二十六日。帶同委員等。仍坐

火輪船回署。臣等查看現在夷情。舟山自必如約交還。尚

無藉口要挾之意。亦不致另起釁端。惟該夷性本詭譎。恐

此後妄有所請。仰蒙

訓示周詳。令臣等代為設想。層層臆度。免致臨時又費脣舌。查夷

情雖變幻難測。而每有希冀。未嘗不微露其端。必應先事

圖維。豫防藉口。即如該酋前有先還鼓浪嶼之說。臣等即

慮其為將來遲交舟山地步。當經卻而不受。迨該夷備文

訂明。始允所請。嗣夷兵退出鼓浪嶼之後。又以廈門屋宇湫隘。請留夷商數人。在鼓浪嶼租房暫住。臣等恐其藉圖占據。即按約力爭。不肯稍留罅隙。該酋尚知遵守約條。惟當外示信義。內慎防維。庶可潛消反測。

耆英又奏。遵查暎夷駛到火輪巡船。自八月間奏報以後。續又駛到火輪船三隻。大小巡船八隻。連前共計一十七隻。當經密飭沿海各營。嚴密防範。旋據探報前泊夷船內有三隻。駛往閩浙海口。有四隻尚在尖沙嘴寄泊。其餘十隻。均由老萬山駛出。不知去向。茲與嘚呧時面議各事之便。向其查詢。據稱駛往閩浙。及現泊尖沙嘴船數。與各營

探報相符。詰以其餘十隻究竟駛往何處。據稱該船往來並無一定。或駛往新嘉坡。或駛往小呂宋等國。或駛還本國。總與中國包無擾累等語。督復諭以朝鮮為
天朝屬國。該夷自定約以來。一切均應遵守。何得復遣兵船駛往朝鮮。量山測水。並有交易之說。據稱此項船隻共有五六隻。並非該酋所遣。係因伊國商船經行大洋。一遇颶風瞬息千里。不知收泊何處。毫無把握。連年以來。因無洋圖罔識趨避。以致溺礁擱淺。損壞實多。是以伊國主派遣該船等。分往各路洋面。測量水勢。插標繪圖。以便商船遭風趨避。並無別意。前赴朝鮮之船。係本年四月內。自香港開

行。該船名撒馬啷。船主名嘿嚧爾撒。八月間已回香港。旋赴小呂宋印度等國。採水事竣。即回本國。不得再往朝鮮。至朝鮮地瘠民貧。伊亦素悉。通商之說。係屬虛妄。斷無其事等語。第恐其尚懷狡詐。復與申明條約。正言婉導。至再至三。該酋力陳所言俱係實情。並非別有主見。察其情詞似尚可信。至尖沙嘴現泊火輪船兵船。尚有四隻。為近年夷船最少之數。惟駛至新嘉坡等處船隻。是否不復駛還。難以豫料。仍應遵

旨督飭水師各營將弁。留心偵探。持以靜鎮。相機嚴防。以昭慎重而免事端。

耆英又奏。再奴才耆英於香港回帆之際。嚥德酋親來拜送。並送馬一匹。奴才以外夷禮物。不應私受。是以前在江南。嘆酋噗𠻘喳送馬十匹。並未收受。當援前事。向伊再三回拒。該酋堅稱此馬係伊平素所乘。並非禮物。不過聊將敬意。若不收受。與伊顏面有關等語。情詞甚為懇切。奴才隨與趙長齡潘仕成等酌商。僉稱拒之過峻。轉恐生疑。於公事不無有礙。奴才因勉為收受。該酋甚為欣悅。回省後。奴才即多備牛羊綢緞茶葉糖果等物。給與該酋。以示羈縻。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接見夷酋。申明要約。並查詢夷船駛泊情形一摺。覽奏均悉。嘆兵在舟山數年。現當交割接收之期。一

切事宜。必須豫籌妥辦。經該督親赴香港。接晤該酋。其請求各節。均據堅守條約。分別駁斥。該酋並無異言。所辦甚合機宜。舟山收回以後。斷無另給他國駐守之理。現經明白開導。該夷應亦釋然。惟求進廣州府城一節。雖經峻拒。仍有他日再議之語。恐難免希冀請求。該督等惟當持以鎮靜。俟其續請時。即告以貿易之事。期於彼此相安。今欲更舊章。人心必為疑怪。粵民素稱強悍。且恐良莠不齊。儻或滋生事端。彼此均為不便。如此反覆曉諭。該夷當不至堅執前言。藉端挾制。庶民夷兩不相擾。可以經久相安。至常鎮道咸齡。已據該督札委赴浙。本日業經寄知梁寶常。俟該道到浙時。即令會同陳之驥等辦理接收舟山

事宜自必妥為遵辦矣現在夷情胥定一切操防仍不可稍存疎懈凡營伍之訓練海口之稽查總須諄飭各該員弁等實力講求原不必專為防夷起見也至所稱前赴朝鮮之船係測量水勢以便商船遭風趨避現已駛回本國不復再往並無通商之説等情該督惟當再與訂明以後務須約束兵船凡天朝屬國地面無庸前往致令驚擾庶不至別生枝節

十二月庚子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竊臣耆英十月內親往香港接見嘆噃當將議定交還舟山事宜及該酋欲進廣東省城各情會同臣黃恩彤恭摺具奏臣等以夷情變幻百端雖據稱舟山定海必如約交還惟進

城一事。未如其願。該酋有他日再議之說。誠恐臨時藉口要求。又費周折。亟應先事圖維。隨備文照會。以本年應交洋銀。業已備齊。將次居期。究於何日來取。並鈔示諭定海居民稿給看。以探試其意。旋據該酋覆稱舟山一款。和約各條。全然成就。即行交還銀兩。在正月以前交收。並稱准英民進粵城。最關涉和約之條等語。英等查和約內載明舟山鼓浪嶼。俟所議洋銀全數交清。各海口均已開關。通商後。即將駐守軍士退出。又善後事宜內載。將議定之銀數交清。其定海鼓浪嶼駐守兵丁。必即退出。以地交還。各等語。是原議舟山一島。祇須五口開關。洋銀交足。即應交

還。甚為明白顯著。且㦤㖿哂時到粵後屢經提及。亦並無異議。至𠸄夷進城之說。並未載入約條。與交還舟山之事。本無關涉。令該酋於收銀日期。訂在正月以前。尚與成約相符。而於還舟山則牽及和約各條。復以進城之議。稱與和約最有關涉。雖未顯然要求。而情詞閃爍。已隱存挾制之意。現經臣等援據各條。逐層指示。諭以舟山一款。應照各原議。俟銀項交足。即行交還。以符成約。至進城一事。為和約及善後事宜所未有。應察看民情。另行次第辦理。備文照覆。以冀兩事不致牽混。

耆英等又奏。再𠸄夷來粵二百餘年。恆以不得進城為恥。

臣耆英於二十三年奏

旨來粵辦理稅餉善後事宜。即據夷酋噗鼎喳諄諄以進城謁見為請。臣等諭以民情不便。並飭委員吳廷獻向夷目囉咱喃設法勸阻。事即中止。迨臣耆英於二十四年調任來粵。該夷等並未復言進城之事。本年夏間。夷酋嘚吡時夷目馬額峩福士等。因聞福州已准夷人進城。即欲以閩例復申前議。疊經剴切阻止。並委員再三開導。該夷酋等無可置喙。即以稟明國主。俟奉回諭再議為詞。臣等即料其將來必須煩瀆。而反復思維。實亦並無箝制之策。現在探得咦酋於請進廣東省城一節。立意甚堅。兼有各國夷人。從

中慫恿。其勢不如所請不止。覆查前議條約。並無准夷人
進城之說。而稽考歷來案牘。亦並無不准夷人進城明文。
且福州甯波上海等處。業已均准進城。獨於粵省堅拒不
允。尤難免有所藉口。現經援據條約。明晰照覆。如未能中
止。再飭傳紳士。令其轉諭居民。量為設法。通融酌辦。仍議
立限制。不至擾及居民。致生枝節。第粵東民情浮動。衆論
不一。惟有奏懇
天恩。
諭令臣等體察情形。酌量辦理。庶可期民夷帖然。而於收復舟山
一事。不致大費周折。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咦夷藉端請求。現在察看辦理一摺。舟山交地之事。前據該督與咦酋接晤。議定如約交還。現在應交銀兩。業已備齊。而該酋又復意存挾制。該督等所給覆文。層層指駁。甚為明白。該夷諒亦無可置喙。至求進廣州省城。既非約條所有。該酋屢次瀆請。究竟是何意見。且民情不順。即易滋事端。恐生枝節。該督等務當細心體察情形。即使准其進城。如何予以限制。嚴明條約。俾民夷兩不相擾。可以經久相安。方為妥善。若舟山交還。自當以銀兩全清為斷。與進城一節。毫無關涉。何得以此議未定。藉詞挾制。有意遷延。

耆英等又奏。再臣耆英前於七月間親赴虎門面晤咈囒

哂夷使喇嘩呢互換約册。茲於本月初九初十等日。接該管文武報稱喇嘩呢於十一月初四日。由五口回澳。並陸續到有該國火輪船兵船四隻。在九洲洋面拋泊等情。臣等以該夷使前雖勉強就範。意終怏怏。今復帶有兵船前來。難保非因前此未滿所願。藉端另生枝節。正在密飭查探閒。旋據該國夷目咖嚕喇來省請見。稱係喇嘩呢遣令前來。有重事相商等語。臣黃恩彤當即帶同委員趙長齡潘仕成等出城接見。據稱伊國現有兵船七八隻。陸續來粵。詢其有何意見。該夷目聲稱係因恐暎夷不肯將舟山退還中國。故伊國主遣來相助。並無別意。詢以有何事相

商。據稱喇咢呢由五口回澳。甚為煩鬧。緣天主教為善之人。雖已免罪。而偏歷各處。俱未見張貼告示。向各地方官詢問。亦俱含混應答。請求再三。始聞有出示一二張。以相搪塞者。看此光景。顯係有名無實。將來中國必致仍然拏辦。現在西洋各國。紛紛嗤笑。以伊此來費銀百餘萬兩。乃受中國欺哄。甚無顏面。儻被伊國主聞知。必將伊撤回治罪。另遣別人前來。兩國之事。正未可知等語。察其情詞。十分激切。當諭以習教為善之人。既奉

大皇帝恩旨免罪。供奉十字架等項。亦從其便。豈有復行拏辦之理。中國相待以誠。斷不相欺。勿庸過為疑慮。該夷目復稱

既經免罪。何不張挂告示。使人共曉。風聞現在內地仍有
挐辦之案。此事務求奏請明降
諭旨。通行各省地方官。一體張挂曉諭。方可取信。又稱習教為善
之人。既准設立供奉天主處所。則康熙年間原建天主堂
舊阯。亦應奏明盡行給還習教之人。方見
聖恩廣大等語。復諭以此事。屢經據情入奏。均蒙
恩施允准。每奉
諭旨之後。即恭錄咨會。各省俱共知悉。即與明降
諭旨無異。豈敢再事瀆陳。至康熙年間所建天主堂。歷年久遠。或
改作廟宇。或廢為民房。斷難紛紛退給。致滋煩擾。該夷目

雖理屈詞窮。而意見仍前堅執。復遣趙長齡等連為出城開導。不遺餘力。始據稱舊建天主堂。既已改作廟宇。廢為民居。自已無從退回。其有原舊房屋尚存者。應請給與教中之人。伊回澳告知喇嘤呢。即備文照會等語。臣等查該夷使喇嘤呢此次來粵。居心本屬叵測。且亦不無奢望。經臣等開導駁斥。剛柔疊用。始漸泯覬覦。僅就天主教免罪一節。將就結局。惟夷性躁而多疑。今既親赴五口。未見將免罪之事。明白宣示。又有嘆咪各夷。從旁誹謗訕笑。既未滿所欲。復重有所請。恐難免過事瀆求。其駛到兵船尚俱安靜。所稱因恐嘆夷不肯退還舟山。前來相助之說。雖未

可信。而亦不得不暫為籠絡。借其虛聲。使哄夷聞之。有所

畏忌。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咈酋遣使請求一節。尤出情理之外。向來天朝與各國交涉事件。從無頒發謄黃之事。現在習教愚民既准免罪。已屬曲順夷情。若再令地方官張貼告示。豈非驅安分平民。羣相入教。斷斷無此體制。且近年各省。亦並無拏辦習天主教者。已可知中國於此一節。並未嘗嚴申例禁。又何得妄事猜疑。強我以萬不可行之舉。該督撫等惟當設法開導。告以奏准免究。即與明降諭旨無異。不得任情狡執。再申前說。其應如何相度機宜。妥籌商辦之處。想該督撫等定能仰體朕意。無

事再三諄諭也。

丁未。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臣等前因咈囒哂使臣咧㗵呢。遣咖嘮喇來省。請將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免其治罪一節。奏請

諭旨通行。並原建天主堂舊址。給還習教之人供奉天主。當將大概情形。附片奏明在案。茲復據咖嘮唎齎到咧㗵呢來文。內稱習天主教為善之人。概免治罪。及供奉天主規矩。已

蒙

恩准。但近日周歷通商各海口。未見曉示。近省猶未知有

皇上曠典。遠省尤難徧悉。懇為奏明請

諭。凡傳天主教為善之人。無論在何地方。設立供奉天主處所。會同禮拜。敬供十字架圖像。念誦本教之書。講說勸善道理。俱毋庸查禁。自康熙以來。所建天主堂之處。其有原舊房屋尚存者。仍給回該處奉教之人。作供奉天主處所。如官員有仍將傳習天主教為善之人拏獲者。即治以應得之罪。候

聖諭頒行之日。即恭錄通行各直省。出示曉諭等語。臣等查該使臣此次請求各款。多與前次奏定章程相符。惟原建天主堂給還奉教之人一節。臣等前因歷年久遠。原建天主堂處所。非改作廟宇。即廢為民居。未便紛紛退給。致滋煩擾。

曾與咖喀喇議明。今查該夷來文內。聲叙未甚明晰。覆令

委員趙長齡等。與之面申前議。據咖喀喇聲稱來文內既

將原舊房屋尚存之處。切實指明。則改為廟宇。廢為民居。

不在此內可知。懇將各情詳細具奏。俟此事成全。喇嘮呢

即可回國。再無他議等語。臣等未敢壅於上

聞。可否

俯降

諭旨之處。伏候

聖裁。如蒙

俞允。仰祈

寄諭臣等。所有前奏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概免治罪。其設立供
奉天主教所。會同禮拜敬供十字架圖像。念誦本教之書。
講說勸善道理。均無庸查禁。如有藉教為惡。及招集遠鄉
之人。勾結煽誘。或別教匪徒藉端影射。一切作奸犯科。應
得罪名。俱照定例辦理。並外國人概不准赴內地傳教之
處。均已依議行矣。此次所請。自康熙年間所建天主堂。除
改為廟宇民居外。如有原舊房屋尚存者。給還該處奉教
之人。其地方官如將習教為善之人濫行拏辦。予以應得
處分之處。亦如所請。俟
命下之日。由臣等轉行各省。出示曉諭。庶習教為善之人。不致妄

生疑懼。其作奸犯科者。不得藉以藏身。而西洋各國。亦共

戴

皇上覆載厚德。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佛酋諄請出示。免治習教之罪。本難率准。惟該酋既稱聞有一二處張貼告示。是此事業經奏准。無庸諱飾。着即諭令通商五口。出示曉諭。至如有願習天主教者。係屬有心好善。原所不禁。但不可假託天主教名目。別習青蓮白蓮等教。致壞天主教勸人為善本意。如此辦理。庶該夷舟抵通商五口。自可一見釋疑矣。以上二節。朕籌思再三。係為弭患未然起見。但究未目覩情形。是否尚有窒礙難行之處。該督接奉

此奇。不可遽存成見。總求於大局有濟。乃為妥善。密之又密。毋
稍洩漏。
耆英等又奏。再咈夷請將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免其治
罪一案。業經臣等兩次奏蒙
恩准。該夷使喇嘮呢因前往通商各口。未見地方官出示曉諭。輒
疑為有名無實。以致又有干求。臣等本不應以此事再瀆
聖聽。第念西洋各國。咈蘭哂最稱強大。該夷使此次帶有兵船多
隻。遠涉重洋。既勞且費。其初念實屬叵測。迨見中國接以
恩禮。無可開端。始求將天主教弛禁。以為光寵。臣等初議
將為善者姑予免議。為惡者仍干例擬。並嚴禁外國之人。

不准赴內地傳教。本係於俯順夷情之中。寓杜絕流弊之意。第予以弛禁之名。而其中底蘊。則可使由不可使知。該夷使當時極為歡忻。並無異言。詎意江蘇江西等省。適有拏辦天主教。銷毀十字架圖像之案。在地方官將各犯免其治罪。禁其傳習。本係照新定章程辦理。並無錯誤。而該夷使聞之。則不能不疑臣為虛誑。且亦難免各國之譏議。其所以一再瀆求。亟思欽奉

諭旨。由地方官張挂曉諭者。以為不如此不足以取信也。至所請給還天主堂原舊房屋一節。查自康熙年間以來。閱時已久。原舊房屋。豈能至今仍存。似亦徒託空言。無慮或有紛

擾。竊思天主教。自前明利瑪竇傳入中國。三百餘年。並未
滋事。本與白蓮八卦等教不同。而近年以來。外省爭辦之
案。曾不多見。幾與禁而不禁無異。似不至因一旦稍寬禁
令。遽爾蔓延。且既為區分善惡。並嚴防別教假冒。則地方
官懲創莠民。似辦理亦不致掣肘。況既經奉
旨免罪。即使慎密弗宣。而通商各海口。不能無所傳聞。則內地習
教之人。亦漸能知曉。以勢理度之。斷難終秘。該夷使既堅
以明奉
聖諭為請。與其再三峻拒。益滋其疑。似未若特沛
恩綸。以堅其信。而生其感。庶反測可望潛消。而夷情可期安定。抑

臣等更有陳者。西洋通商各國。惟咈囒哂咪唎㗼𠸄咭唎

為大。咈夷與𠸄夷久經搆兵。咪夷與𠸄夷亦有夙怨。而與

中國則均毫無釁隙。較諸𠸄夷之曾經滋擾者。大不相同。

欲使𠸄夷有所畏忌。必先不失咈咪二夷之心。而該夷等

之崇奉天主教。無異蒙古之信喇嘛。今若於習教之人。奉

有

恩旨。不獨咈夷藉以籠絡。即咪夷亦因而悅服。𠸄夷聞之。亦可稍

戢其桀驁之氣。似與以後辦理夷務。不無小補

硃批。時事變遷。以至如此。若一味拘泥。又難集事。祇可稍從權宜。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接據喇噶呢來文。仍申前請。又另片奏

弛禁一節。非張示曉諭。不足取信各等語。覽奏均悉。前此習天主教之人。已准免罪。該夷復以周歷海口。未見曉示。不免以有名無實為慮。既據該督等奏稱天主教係勸人為善。與內地青蓮白蓮八卦等教。迥不相同。自不妨俯如所請。該督等即行查照前奏弛禁等情。酌定告示。諭以該教意主勸善。本非他教可比。儻人人皆知為善。大皇帝亦所深樂。該督即一面通行五口地方。張掛曉諭。一面將示諭底稿。鈔錄進呈。以歸簡易而順夷情。至該夷此次所請。自康熙年間所建天主堂。除改為廟宇民居外。如有原舊房屋尚存者。給還該處奉教之人等語。並著該督等諭以閱時已久。原舊房屋。豈能至今猶存。應俟隨時查明。

再為酌辦。如此權宜辦理。庶夷情藉可悅服。於大局亦無窒礙。

耆英等又奏。再查西夷來中華貿易各國。唤咭唎最為狡詐。自江南就撫以後。經臣等與嘆酋議定和約。並通商善後章程。鉅細各款。皆一一指明。堅與要約。力求切實周詳。不敢稍留罅隙。致滋藉口。上年四月間該國將嘆酋撤回。而以嚍酋前來接替。臣等慮其更變成約。當將該二酋一同邀至虎門。面與要約。據嚍酋聲稱伊來時。奉國主面諭。一切事宜。皆恪遵和約辦理。不得稍有更易。嗣該酋忽有先還鼓浪嶼之說。臣等恐其為遲交舟山地步。當與申明前約。拒卻不受。經該酋來文切實訂明。始允所請。今年夏

閘。該商復有進城之議。旋因向阻中止。臣等即慮其屆交舟山之際。或生枝節。臣耆英是以前赴香港與之面議。該商於交還舟山一款。堅稱如約。毫無遲疑。至進城一節。則更端以請。並不牽及舟山一字。今接據來文。乃竟牽合為一。藉以挾制。於屢次成約。均佯為聾瞶。概置不理。實非意料之所能及。臣等竊思該夷駐兵舟山。所費不貲。甯波雖已通市。貿易甚屬稀少。似無久行占據。徒滋靡費之理。惟現既藉端要挾。求進粵東省城。若不允所請。恐未必即肯退還。而粵省民情浮動。若不俟衆論允洽。遽准夷人入城又恐易滋事端。臣等日夜籌思。與同城司道各官。悉心酌

議。權利害之輕重。審時勢之緩急。舟山固應如期收復。而民情未協。亦未便操之過蹙。似不如稍寬時日。相機辦理。較為合宜。臣等惟有殫竭愚誠。盡心籌畫。一面向該酋正言駁斥。責以大義。一面傳集紳士。曉諭居民。務期該夷就範。舟山不致久據。輿情胥協。官民不致齟齬。方臻妥善。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暎夷仍執前說。要求進城一摺。覽奏均悉。該夷進城一節。本非條約所有。經該督屢次曉示。甚為明晰。該酋何以仍執前說。瀆求進城。究竟是何意見。且粵東民情獷悍。設輿情未協。稍有爭執。必致滋生事端。該酋豈無慮及之理。該督等仍當詳晰開導。諭以即使准其進城。而民情究難相安。

儻因事爭競。或致互有傷損。民數衆多。非官兵向有額數者可
以稽查。彼時若求代為約束。地方官斷難查辦。如此豫為明白
定約。或該夷知其無益有害。妄念頓消。亦未可定。該督等惟當
悉心體察。酌量妥辦。務令民夷兩不相擾。庶不致別生枝節。
耆英等又奏。㕝現接據合衆國夷酋嚨咡來文。內稱該酋
舟抵粵省虎門。即恭請
大皇帝聖安。所有去年議定條約。及貿易章程一冊。現奉伊國主
之命。齎來與
大皇帝特派之大臣互換。希即定期照覆等語。情詞甚為恭順。臣
現因舟山進城兩事。正在設法辦理。本難分身。惟該夷與

𠸄夷。亦係外合內思。當此𠸄夷譸張之際。不可不即與換約。以結其心。當經備文照覆。加以慰悅。訂期於本月初十日。在虎門水師提臣衙署。互換約冊。屆期帶同委員趙長齡潘仕成前往。

硃批知道了。

己酉。閩浙總督劉韻珂奏。臣前准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咨會。以咈囒哂夷酋喇咢呢。於八月初十日。乘坐兵船。前赴通商各口。查看情形。儻有通關求見等事。務須相機接待等因。當經臣等分別轉行遵照。嗣據興泉永道恆昌海關委員佐領興奎等稟

稱咈𠻳哂夷酋喇嘮呢兵船已於十月十七日駛抵廈港。邀同英國副領事瑣雜完與該道等接見該道等向該酋查詢據稱伊船自粵東澳門開行由甯波上海轉至廈門查看通商情形因赴福州口須由五虎門駛入該港內礁石較多伊船隻重大難以進口不敢再往福州等語該酋言詞禮貌均極恭順惟該酋因聞漳州善織漳絨兼善挽花稱欲就近遣人往看伊隨後亦須前往該道等再三諭阻而該酋一再籲求其意甚摯未便過拒遂派幹役密探隨往並知照汀漳龍道妥為防範等情臣等當查咈酋往來各口外雖託詞貿易而其意實專注於傳教前在浙江

甯波。租賃民房。欲建天主堂禮拜。是其明識。今該酋求赴漳州。雖據稱爲查看織絨起見。難保不復萌故智。懇求建堂。隨經密飭該道府等設法防阻。相機撫諭。兹據興泉永道恆昌等。以該酋先遣夷目三人。帶領通事分坐渡船至漳州道署求見。經汀漳龍道萬啟心傳同代理龍溪縣駱楷與之接晤。該夷目等歡忻出署。至各處機坊觀看。並置買漳絨等物。當即轉回。嗣該酋復帶同夷官等六人。駕坐舢板小船。至漳州府城上岸閒遊。並未赴各署求見。亦即回厦。途中遇有貧民及丐婦人等。間或散給錢文。回厦後復與夷官謝哂咡至道署拜謁。並呈送該道洋酒數瓶。該道

興署厦防同知楊承澤亦各犒以茶果等物該酋極為感

謝於十月二十八日由厦門開船駛出大擔而去等情具

稟前來查臣等前曾向暎夷領事阿利國詢知西洋各國

內惟咈囒哂出產蠶絲兼能織造提花紬疋此次咈酋由

浙來閩遣令夷目至漳州機坊觀看並置買漳絨自因挽

織漳絨非其所有藉圖學製起見惟該酋旋復自行前往

祇在岸上閒遊並未赴機房觀看難保非察看民情意在

傳教惟往返均極安靜謁見各官報禮甚恭即使再來似

亦不難駕馭咈強暎弱暎夷事之維謹亦不致釁觸相爭

堪以仰慰

宸廑。至暎夷領事等。自移寓厦門新館之後。一切均極靜謐。福州領事等。較前更為安帖。惟十月十五日。有該國雙桅兵船一隻。駛至五虎門內之羅星塔停泊。臣等正在委員往查間。旋據夷領事阿利國。向臣劉韻珂稟稱。現到之帶兵官客歷甫。欲來謁見。求先示知日期。臣劉韻珂諭以十一月初六日。令其前來。至期。客歷甫來謁。臣劉韻珂與之接晤。該夷目免冠行禮。極為恭順。並面稟兵船到此。專為彈壓商船水手。夷兵人等共一百二十名。載礮十六門。停泊羅星塔港面。伊總不許商船水手多事等語。臣劉韻珂諭以爾等能管束夷眾。彼此自可久安。該夷目歡忻而去。臣等復派

員密查與該夷目面稟無異查夷目客歷甫此次督帶兵

船前來福港彈壓夷商水手均係遵照議約該兵船自停

泊之後客歷甫約束夷兵極嚴從未上岸華夷甚屬相安

廈門領事李太郭已於十月初六日病故該口互市事務

係副領事瑣離完暫行代理該夷亦極馴順

硃批覽

